

重 读 马 克 思 书 系



马克思的初心

丁少伦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马克思的初心

丁少伦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的初心/丁少伦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
2018.5

(重读马克思书系/何中华,丁少伦主编)

ISBN 978-7-5488-3172-3

I. ①马… II. ①丁… III. ①马克思(Marx, Karl
1818-1883)—人物研究 IV. ①A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6779号

出 版 人 崔 刚
策 划 人 杨 峰 丁少伦
责任编辑 秦 天
装帧设计 刘 畅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250002)
编辑热线 0531-86131720
发行热线 0531-67817923 86922073
印 刷 济南龙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55 mm×235 mm 16开
印 张 11
字 数 153千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48.00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531-86131736)

主编 / 何中华 丁少伦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重 读 马 克 思 书 系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人道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发端 / 4

第一节 人道主义的困境：“应有”与“现有” / 4

第二节 “紧张的本质”与唯物史观的发轫 / 15

第三节 从“劳动异化”到“工具理性异化” / 24

第二章 唯物史观发端前的批判主义 / 40

第一节 精神、理性和自由

——对宗教和普鲁士国家专制制度的批判 / 40

第二节 物质利益和客观社会现实

——对普鲁士国家法律制度的批判和对理性国家(法)的质疑 / 51

第三节 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铺垫

——对宗教、国家和市民社会本质的探讨和批判之一 / 66

第四节 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阐发

——对宗教、国家和市民社会本质的探讨和批判之二 / 78

第五节 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实践

——对宗教、国家和市民社会本质的探讨和批判之三 / 94



第三章 科学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形成 / 107

第一节 异化劳动和私有制 / 108

第二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之一 / 124

第三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之二 / 137

第四节 走向科学形态的唯物史观 / 155

引言

题记

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①

——[法] 雅克·德里达

2016年一个落叶缤纷、满眼金黄色的秋日，赴北京某著名高校组稿，欣慰于该校为全校研究生所开设“马克思著作精读”课，令听课学子感动不已。在慨叹马克思魂兮归来之际，亦闻弥漫于校园对马克思种种的疑惑乃至风评。蓦然回首一百三十余年前，仿佛聆听到

^① [法]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1页。



“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后恩格斯在其墓前的讲话。他说，“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因为无论是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亦无论是资产者的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①想来一百三十余年后自己身处历来倡导学术和思想自由之地，遂发愿尝试用哲理散文的方式真诚地与有疑惑的学子进行交流；至于芜杂拼凑的风评，因其远低于历史的甚至庸常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不再置于思考的范围。

马克思及其思想之所以在当年乃至百年以后不断如此蒙受来自各种思潮的攻击、谩骂或诋毁，我想盖缘于他并非蜷曲于书斋——对现实的合理性进行抽象辩护的经院哲学家，亦非经世致用的或在既定制度框架里在强权面前卑躬屈膝的经济学家，更非在道德和宗教领域沉浸于“爱”的呓语、精神的慰藉，抑或试图借助自然以逃避威胁他的历史悲剧的伦理学家或自然主义者。

他惊世骇俗如闪电般耀眼的思想令人炫目；他在思想搏斗中的无畏和在近乎率性无羁的伟大探索中所透露出的高贵，犹如在暴风雨中鸣叫着翻飞穿越的海燕；他缜密的融激情、才华与诙谐为一体的逻辑思维，他综合的融多种学科为一体的叙述方式，常常在不经意间将我们俘获乃至彻底征服——也在一瞬间让我们瞥见昔日自身的懦弱、犹疑和羞涩；在超时代的理论洞察力的指引下，他娴熟地操持着犀利无比的理论解剖刀，对现代性的精神疾病进行诊疗，亦通过破解市民社会支离破碎或单子式相互隔离的语言，从中寻找到能够重建未来社会秩序的真正的主语！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辞藻前，在商品、货币、资本流通的铁律里，他从不吝惜对它们对旧制度的历史性摧毁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的赞美，也绝不会忘记在摧毁之摧毁中无情地揭露表面平等之下所隐藏的秘密！

然而，当我冷静下来才意识到，通篇用如此诗化的语言与年轻学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74-575页。

子进行对话，是不可能有什么理论结果的，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我决定围绕部分青年学生对马克思的理论形象所提出的人道主义、批判主义和科学主义三个直观判断，力求采取一种深刻、激情、批判性和建设性相融合的理论和语言形态，逐一在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进行解答。鉴于问题本身所决定的要求回答理应具有的性质，即贯穿全书的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解放这一主线，笔者尝试从马克思的初心出发，途经历史唯物主义的发轫、成形乃至成熟，其间不断返回马克思的初心并给予既符合历史又符合逻辑的科学解答。在文本叙述和理论逻辑的演进中，马克思的初心在自我扬弃中发挥着潜在的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是自我否定的东西，也时常会在理论演进中以新的理论形态（或者在新的理论形态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或隐或显地展现出来。本书既反对简单地将马克思比附为人道主义的思想家，即使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者也罢，也反对将早期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而宁愿将其看作一个整体，一个在与各种思想体系及其意识形态进行较量并在对它们的无情批判中不断汲取其合理思想和内核的开放的体系，一个勇于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中发展自己，直至攀登理论高峰时仍“不改初心”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超越性的革命理论和科学理论的精髓处，我们难道不能领略到其中透露出的绝难被遮蔽的悲悯情怀吗？！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果真是一个人道主义思想家或最大的人道主义者呢？要回答青年学生所提出的这一首要问题，本书无疑要在思维进程的终端而非开端，才能给予真正科学的解答！

第一章 人道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发端

第一节 人道主义的困境：“应有”与“现有”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解放的历史时期，首先撞入我们所谓反思的一代的心扉的马克思，其实并非那种具有毫不妥协批判主义精神的思想家形象，而是一位充满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思想家形象！应当说，在“众声喧哗”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面前，马克思有关“自由”“劳动”“异化”乃至“解放”的精彩论述，确乎显得更加深刻——它们在久旱遇甘霖的一代知识青年心中所引发的震颤是难以言喻的——我们中间许多人至今仍保留着当年阅读青年马克思著作时的情感和思想记忆。特别当马克思在美学领域洋洋洒洒地挥洒着他的才华，通过“自然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双向理论阐发，宣告“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①，或者“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190 页。

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①的时候，谁能否认其在理论思维层面最终帮助我们彻底摆脱思想禁锢所起的巨大启蒙作用呢?! 然而，一个尖锐而令人痛苦的理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吗? 我们试图从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的所谓“主体性”或“感性的丰富性”——这类在哲学美学和文学评论中一度并至今仍在使用的概念——难道不正因其带有旧的人本主义思想的痕迹，而不再被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使用或甚少提及了吗?! 极而言之，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大师路易·阿尔都塞，就将这类在马哲史上反复出现的人道主义思潮，称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与之决裂的“意识形态”! 他甚至将其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僭越”，并将这种有可能导致某种后果的“历史征候”，解读为“仅仅以意识形态形式的虚假的‘解决’”而把归根结底是真正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掩盖起来!^②可以说，当年思想战线那场带有同样性质的争论，其实并未达至深刻的学术层面就偃旗息鼓了，然而，留在我们心头的疑云至今仍未消散。我们不知道马克思面对此类问题将做何种解答，但我们相信，马克思一定能在其不断推出的天才论著中做出真正的解答!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马克思所谓人道主义和对美的精辟论述，是以对劳动异化的批判为基础的，更是以“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③为前提的——当青年马克思还找不到变革了的哲学和经济学语言，而只能求助于古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范畴时，这不是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至的最高的向未来社会通达的政治和美学指向吗?!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马克思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④寻找通达未来社会的道路的，即在私有财产历史运动水平上思考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多年来，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道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1页。

②[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第250-2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6页。



主义问题的研究，因大都未注意到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的理论，从而导致了诸多抽象的或耽于空想的、或缺乏社会历史发展尺度的，甚至低于私有财产思考水平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争夺话语权的局面，以致到了这样一种程度：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唯有与各种人道主义理论平分秋色，甚至以它们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似乎才能在哲学和美学领域里获得存在的权力。其实，那种对马克思早期《手稿》的人道主义解释，恰恰是以过分夸大其人本主义思想痕迹为基础的，而这种夸大又恰恰是以完全忽略马克思“以私有财产历史运动”为思考尺度的理论为前提的。

首先，关于青年马克思是怎样看待低于私有财产或发达的私有财产历史运动水平的两种人道主义理论。我们先谈耽于空想主义的平均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早期《手稿》中，马克思断然摒弃了空想主义廉价而肤浅的社会幻想，即使这种幻想在“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态中”为自己寻找证明，即在这种“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作为自己是历史的纯种的证明”也罢！^①在青年马克思那英气逼人并透露着睿智而客观冷静的目光里，你甚至难以寻觅到因对于理想社会的憧憬而激发出的浪漫主义情愫。对于未来所谓“完全平等”的社会“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平均主义性质，因其“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并试图“用强制的方法”抛弃人的才能等等^②，青年马克思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认为，这种粗陋的毫无思想的仅具有最低限度想象力的平均主义，是——

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要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③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3、18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4页。

诚然，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意味着人的“主体性”进而“感性的丰富性”的彻底解放。然而，所谓“积极的扬弃”，并非简单的抽象和否定，而是在先前历史成果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在一个长期的客观现实的历史运动中，产生并孕育出来的；而“人性”和“美”，诸如自由、平等和博爱，其抽象的规定性也唯有在这一运动中才能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在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中思考人性或人道主义问题，无疑是马克思为当代中国所提出的最具震撼力的哲学和政治警醒！当我们的社会财富积累已达到必须为私有财产建立产权保护制度的时候，你不从这样一个思维逻辑去思考，反而天真地以为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抑或上述粗陋的平均主义思想资源，乃是解决当前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救赎之道，那么，你就不仅没有达到乃至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此种“书生意气”甚至比当年财富贫乏的年代人们仍沉浸于“平均主义”思想幻想之中显得更为“迂腐”，自然也更具有悲剧的意味！

我们再谈同样耽于幻想却不无伪善或虚饰的人道主义。如果说，一种粗陋的仅具有最低限度想象力的平均主义，从未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那么，一种耽于纯粹的幻想，标榜并炫耀其既往生活的诗意，其实是完全囿于平庸的狭隘眼界的土地所有者，则处于不发达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水平。当今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作为对昔日将“人性”等同于阶级性的反拨，大有向普遍的抽象的人性或人道主义复归的态势。诚然，“普遍的人性”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超阶级”的人类之爱毕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历史上深刻的土地所有者和非所有者的阶级冲突的潜流涌动之时，我们甚至不敢对所谓温柔敦厚的礼教及其温情脉脉的面纱有丝毫的触动，而宁肯沉浸于某种虚幻的人性的温柔之乡，这难道是正常的吗？！在马克思看来，竭力将自己装扮成毫无利欲和居心不良的现代唐·吉珂德，其实并未逃脱代表了现代工业奇迹的动产者即新兴阶级的眼光！如果说，动产者尚且能够窥视到不动产所有者的事实和内心真相，尚且遗憾自己的对手虽擅长



抒情表演却仍“对自己的本质懵然无知的”^①状态而感慨，那么，作为一个能够用更为现代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思维武装起来的当代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在其面前就轻易败下阵来，抑或心甘情愿地束手就擒呢？！应当说，当年中国农村由乡绅和宗祠所统治的乡村政治文化，的确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作为一种久以湮灭的历史文化现象，它引发人们的普遍感怀，并试图在现代农村基层建设中重现其能够凝聚人心、廓清风尚的历史文化符号，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保留某种元素和符号，并非动摇我们的基础和根基，亦非重返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这种浪漫主义的臆想在土地所有者那里也仅具有表演的意义，这种意义从根本上说从来都是他们试图或强迫自己相信的东西！正如其所掩盖的东西从来都是他们试图或强迫自己拒绝相信的东西！当历史的车轮以势不可挡的气势轰鸣而过，其所给予不动产所有者灵魂的震撼是难以言喻的。除非他是一个妄图或企盼用“农奴制来代替……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②，也无论他在表面上怎样沉浸于历史的记忆和伦理感伤之中，作为租地农场主，“他其实早已在心里并且在实际上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③。在历史进程和伦理感伤之间，马克思显然在超越两者之上的层面断然选择了前者。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告诉我们——

……正如一般说来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受欲，直认不讳的、老于世故的、孜孜不息的、精明机敏的开明利己主义必然战胜眼界狭隘的、一本正经的、懒散懈怠的、耽于幻想的迷信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④

当然，这种战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当一种不发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6页。

达不完全的私有财产，还有条件沉迷于所谓地域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幻影，即有理由继续坚守乃至顽强地坚守着自身狭隘的规定性，其人道主义的哪怕愈益显露其伪善性的絮语就一刻也不会停止。而当它一旦从不动产到血缘伦理彻底摆脱出来，所有那些姑且称为人道主义的自我欺骗的意识形态，顷刻间就会烟消云散！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和文艺战线上，这种残存的意识形态，何以能够顽强地甚至无节制地保留着自己的话语权，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其次，关于青年马克思是怎样看待处于发达的私有财产水平的“异化劳动”的。显然，获得自由资本的发达的私有财产，此时完全没有因丧失了“表面上的社会意义，现实的共同体的意义”而羞愧，它甚至因已“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①而扬扬自得。试想，所谓伪饰的或平均主义的人道主义，因其分别低于发达的乃至一般意义的私有财产的水平，难道我们还能企望它们在前者如此面孔和心肠面前，能够有效地发出充满诗意的天籁之音吗？！可见，日趋发达的私有财产运动，并未终结愈益凸显的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反而将先验的抽象意义上的“完整的人”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异己的生产活动”决然对立起来。^②动产所有者作为构成这种对立的始作俑者，其代言人既无勇气承担亦无兴致讨论此类问题，因而唯有青年马克思在当时只能基于人本主义立场发出“……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③的呼声！

显然，我们至今仍在反复阅读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被称为孕育着通向《资本论》伟大道路的逻辑起点的，亦是标志着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思想飞跃的最著名的著作，在理想的“应该”与现实的“是”之间，在人的“类的本质”即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世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3页。

②所谓“应有”与“现有”的对立，在前述空想主义的平均主义和伪善的人道主义中，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和虚伪性。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2页。



界里能够直观自身，与这种本质在“异化劳动”中被彻底丧失之间，确实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裂痕甚至巨大的鸿沟。这种裂痕和鸿沟唯有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从而使人的“感性的丰富性”获得彻底解放，使其不再被片面的占有欲或拥有欲所异化，才有可能逐步获得历史的解决。然而，有这样一种高悬于包括私有财产运动在内的全部社会历史发展之上的抽象的完满的人性吗？既然我们承认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承认五官感觉的形成是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那么，你怎么能够否认在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展上，在人的感性或情感的充分释放上——正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高扬的那样——私有财产运动为实现未来社会全面、深刻而丰富的人性的彻底解放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吗？！由此出发，面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非人性非人道的触目惊心的异化现实，面对在对象化中将自身变成异己的力量和非人的对象的异化劳动，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不断生成的人性的意义上——应当是彻底的深刻的充满着人文关怀精神的。其关于美的论述，至今仍成为该学科必读的经典文本；即使是关于“类的本质”“劳动异化”之类哲学经济学之论，不是至今仍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吗？！其实，即使按照异化史观，所谓高悬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之上即先验的预设的人的“类本质”，也是非经过对私有财产及劳动异化的历史性扬弃而不可能实现的，亦是非经过历史性的螺旋式发展而向一个理想的审美文明无限逼近而不可能获得的。“类本质”作为一种对人性的抽象的终极性的本体论承诺，这一迟早会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融解掉的东西，此时尚没有学会在现实的此岸的即尘世的物质生产之中思考问题，因而，人们只能像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和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席勒那样，颇带浪漫情怀地从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中去思考问题了。

再次，关于自然道德的卢梭和审美浪漫主义的席勒两种人道主义。因为在特定历史阶段他们同样面临“应有”与“现有”的审美困境，故在引申的意义上与前述“评判”并列。我们知道，卢梭就

预设了“一个自由的心灵平静和身体健康”^①且天然具有怜悯之心的人物形象——这样一种在人类蒙昧时期就可能存在的具有天然美德的道德形象！人类诸如慷慨、仁慈和人道种种社会美德，不正是由这一美德母体而生发出来的吗？！席勒则全盘接受了希腊文艺精神“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他将“完整人格”或“优美心灵”视为最高理想——这是一种将艺术魅力和智慧的尊严，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的人性”^②！如果说，卢梭所追寻的道德形象早已被败坏了的社会文化教养坏了，那么，席勒所高悬的完美人格则被近代社会分工肢解得支离破碎。正像尼采之于卢梭的自然道德，我们可以称为“道德解毒剂”一样，马克思——我们所说的是即将告别人本主义而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的马克思，针对席勒的审美救赎，我们何尝不可以称其为“现实的历史的深层经济逻辑的解毒剂”呢？！应当说，对卢梭的“善感性”不可能有任何兴致的尼采，无疑对前者所说的“表现天国庄严的纯朴”^③和天然具有的恻隐之心，保持着高度的质疑，因而对其自然道德的人道主义，更是有着深入骨髓的洞见和体验。在评价康德的道德中心主义时，尼采竟脱口而出“道德毒蜘蛛卢梭的形象同样盘踞在他的心头，道德狂热主义的观念同样使他坐立不安”^④这样石破天惊的话来！如果说，尼采在解康德所遭受卢梭之道德毒素时，更企盼借此解众多遭此毒素浸染者之害，那么，马克思对席勒通过审美以救赎人心解除腐化之毒，则进一步通过深层经济逻辑解除审美乌托邦之毒。这难道不是可期望的吗？！

我们知道，在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席勒是康德通向黑格尔，乃至经由费尔巴哈通向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桥梁。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作为过渡性使用和临时借鉴而来的“类的本质”和“劳动异

① [法] 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商务印书馆，2015，第72页。

② 《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105页。

③ [法] 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商务印书馆，2015，第36页。

④ [德] 尼采：《曙光》，漓江出版社，2000，前言第4页。